

技术哲学·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及关键

夏保华

(东南大学哲学与科学系,江苏南京 210096)

摘要: 提出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和切近社会现实,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在这样的定位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又成为了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内容。

关键词: 技术哲学;技术创新哲学;学科定位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 - 5680(2004)04 - 0042 - 04

一 技术哲学研究的定位:

建立一门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

中外技术哲学研究大致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虽然成果颇丰,但作为一门学科仍未进入“常规科学”阶段,仍处于哲学研究的边缘,仍未产生明显的理论和实践价值。^{[1][2]}针对这种困境,为了适应当今技术时代发展的要求,为了促进技术哲学研究的繁荣,中外技术哲学家对技术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譬如:SPT前主席皮特主张加强技术认识论研究,通过科学哲学之门融入哲学主流;^[3]拉普建议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4]伦克和罗波尔主张建立一门“跨学科的实用主义的技术哲学”;^[5]费雷建议,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6]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适应变化了的技术文化环境,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7]米切姆指出,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8]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呼吁技术哲学家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的行列中来;^[9]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10]

这些建议凸显了两个“问题意识”。其一,技术哲学研究如何融入哲学主流;其二,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切近社会现实。这两个“问题意识”的确应作为一门学科的技术哲学研究的“定向仪”,应是我们思考技术哲学研究如何定位的根本指针。

技术哲学研究要融入哲学主流,要切近社会现实,主要取决于它选择什么样的学科主题。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

题是什么,在中外技术哲学界有很大的争论。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技术哲学是“哲学中的自然改造论”。^[11]从现代哲学的生活世界观视角看,技术解释有两个基本观点,^[12]即“技术是目的的手段”,“技术是人的行动”。这两个基本观点实质上是“一体的”。它们贯穿在雅斯贝尔斯关于技术的界定中,它们也正是海德格尔追问技术本质时首先“穿过的正确的东西”。^[13]技术是人的行动,具体地说,国内学者称:“技术就是设计、制造、调整、运作和监控人工过程或活动本身”。^[14]国外学者称:技术是“人们借助工具,为人类目的,给自然赋予形式的活动”,^[15]技术是“设计—实施”。^[16]说到底,“技术是做”,^[17]技术是属于自然改造的范畴,技术的问题是实践的问题。所以,技术哲学研究的学科主题本应该定位为“自然改造论”,即是研究“关于改造自然这个领域的一般规律”。

更重要的是,这样学科主题的定位,不仅使技术哲学研究在整个现代哲学体系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突出的价值,而且也使它真正切近社会现实。一方面,马克思在现代哲学的起始处要求“哲学家不仅要研究如何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造世界”。^[18]马克思提出的这项现代哲学研究任务至今远未完成。可以说,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大力发展如此定位的技术哲学研究。而且由于在中外哲学史上,“自然改造”或“造物”的主题始终是缺失的,^[19]所以技术哲学研究如此定位就更有价值。另一方面,如马克思所说,改造自然的物质生产实践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决定其它一切活动的实践活动。“这种活动、这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课题(03SJD720008)。

【收稿日期】 2004 - 01 - 05

【作者简介】 夏保华(1969 -),男,河南商城人,东南大学教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技术哲学与技术社会学。

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20]所以,以这种实践活动为研究对象的技术哲学必然能真正切近社会现实。

笔者不赞同,技术哲学研究应“以技术认识论为中心”的主张。这种观点的理论预设是,把技术化约为一种“知识体系”,把技术问题归之于认识问题,把技术哲学归结为“技术认识论”。这种观点,究其实质是那种“重视超然的理论思考,轻视实践活动”的哲学传统^[21]在今日技术哲学中的继续。如上所论,现在真正需要的是“自然改造论”。“自然改造论”,首要的是指向“自然改造”活动本身,研究其本质、要素、结构和形态,但并不排斥“技术认识论”。技术实践活动中需要知识,有独特的认识现象,技术认识论问题当然有必要研究,但它不足以构成技术哲学研究的中心。

研究“自然改造论”,应该从更好的哲学开始。在这里,“更好的哲学”就是马克思实践哲学。人们通常把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称作“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聚焦于“人的”“实践的”“感性的”“现实世界”,以实践活动作为其世界观的支撑点,从人的实践活动及其历史发展出发去寻求人类解放道路。比较不同的生活世界观,马克思实践哲学突出强调物质生活、实在的对象化活动之于生活世界的基础性,而其他现代哲学则都不同程度地把人的生活归结为日常生活或日常语言交往,都将物质生活、人的对象化活动排除于生活世界之外。^[22]所以,只有马克思实践哲学才有一个科学的实践观,才能为“自然改造论”研究提供全面的科学的理论框架。其实,由于其突出的“实践转向”,马克思实践哲学内在包含了极其丰富的“自然改造论”思想。^[23]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进行“自然改造论”研究,不仅能使技术哲学作为一个哲学学科得以成长,而且也会推进马克思实践哲学的发展。如陈昌曙先生所言,“离开自然改造论……,实践唯物主义就会被架空。”^[24]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要融入现代哲学的主流,必须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事实上,当前欧美技术哲学的发展已经有走向这一定位的端倪。与经典技术哲学家相比,美国当代技术哲学家伯格曼、伊德和费恩伯格都更加走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25]伯格曼发现当代生活中存在着“装置范式”(device paradigm),伊德揭示了技术制品与人的中介联系(relations of mediation)、他性联系(alterity relations)和背景联系(background relations)。两人都专注于日常生活,但都没有关注产生技术装置或技术制品的技术实践活动。比较而言,费恩伯格更关注技术实践领域,他的“工具化理论”(instrumentalization theory)就是描述技术制品成为社会的适用工具的实践过程。当前,这种向现实的感性的生活世界的回归,在欧美技术哲学界已发展成为一场“经验转向”运动。它主张,技术哲学研究必须立足于对技术“内部”的认识,“必须基于对技术实践本身的理解,即技术制品是如何被设计、开发和生产的。”^[26]目前,“技术哲学的经验转向”还是初步的,可以预见,其进一步的发展必将指向技术实践论本身,必将使技术实践论研究凸显出来。因为只有这样,技术哲学才能从“关注技术制品使用者阶段(the user phase)转移

到关注其设计、开发和生产阶段”,^[27]才能真正打开“全新的研究领域”。^[28]这也意味着,这场在欧美兴起的“技术哲学经验转向”只有彻底地走上“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之途,方能实现其目标。

二 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技术创新哲学研究

一旦把技术哲学研究定位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那么在技术哲学研究的众多主题中,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就显得特别关键和紧迫。它不再仅仅是属于“技术哲学的应用研究”或“技术方法论研究”领域,而是属于整个技术哲学研究的基础。可以说,没有深入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作为“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技术哲学就难以真正确立。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角度来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的重要性突出表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实践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实践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揭示技术的内在本质。历史上通常认为,技术是发明家的创造,而创造本身是一种无结构、无过程的心理顿悟,似乎是“来无踪迹”、“带有魔幻色彩”。这种技术创造的“恩赐说”^[29]已先行地限制了人们对“技术内部”的认识。现在人们则认为,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与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30]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与技术相适应的社会。这个技术产生的实践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实践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可见,“技术创新”概念本身就意含着使技术创造过程“祛魅”,使其“物质化”而纳入实践范畴的意思,已经内在地向“技术内部”的认识敞开。所以,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实质上,德韶尔早就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技术哲学惟有研究技术创造活动,才能发现“技术是如何可能的”。他正确地指出:“为了遇见技术的本质,我们必须到新形式首次被创造的地方去寻找。大规模工业生产只是类似于诗和音乐作品的复制和再生产,而只有在艺术家的创造活动那里我们才更接近于诗和音乐的本质。技术的核心是发明。”^[31]只可惜,他把技术创造活动主要归之于发明家的“内在的作出”(inner working out),而未能正确地把它视为物质性的社会实践活动。德韶尔这种原本正确的技术哲学研究思想,在后来的技术哲学研究中没有被实行。从整体上看,实际的技术哲学研究“最惊人的共同特征就是技术的外部化方法”。^[32]目前,在那些打算“认真对待技术”的哲学家那里,德韶尔的这个思想才逐渐成为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根本性的指导思想。

其二,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发展轴心,才能向现实社会“敞开”,指导和推动现实社会的发展。在古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隐含着,可以从史前各种先王从事创造的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耒耜,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

现代,这个社会发展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从历史深处看,从宏观上说,技术创新的体制化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个世纪的发展,技术创新已经发展成为当代社会物质生产实践的创造性本体,越来越成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和标志。从微观上说,技术创新恰恰就是一个新的“制作社会”的形成过程。^[33]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必将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和发展。如果不“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则技术哲学研究就不可能实现其重在“改造世界”哲学旨趣。譬如,芒福德、马尔库塞、弗洛姆提出的技术人性化的思想,若要真正作用于现实社会的生活,则必须发展出相应的较为具体的人性化技术创新理论。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以技术发明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由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譬如,基于马克思实践哲学,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至少要包括“实践结构论”和“实践形态论”,而要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就必须把“工程的”和“人文的”研究视角结合起来,工程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结构论”必须有人文的透视,而人文技术哲学视野中的“技术创新实践形态论”必须有工程的基础。

另外,进行技术创新研究于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积极面向社会主义实践的需要。我国企业搞活、民族复兴最终要落实到技术创新上来。面对全球化、生态化、信息化、知识化的严峻挑战和人口多、底子薄、人均资源相对短缺的国情,如何依靠技术创新求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实践中的一个关键性难题。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提供哲学智慧是当代中国技术哲学家的责无旁贷的任务。另一方面,研究技术创新是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创特色的可能之所在。我国的技术哲学研究不能再走一味的引进-述评的学科跟随战略。鉴于国际上技术哲学研究尚处于前范式时期,我国技术哲学研究,只要立足中国现实,视野开阔,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是有可能创出中国特色的技术哲学理论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较,作为“晚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国家,面对前述的严峻挑战和国情,我国技术创新涉及因素尤为复杂,进行得尤为艰难,因而构成突出的社会实践问题。牢牢抓住当代中国技术创新实践,以马克思实践哲学为指导,我国技术哲学研究或许

能创出自己的特色。

从建设“马克思实践哲学的自然改造论”的高度看,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目前国内技术创新的哲学研究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实践论,^[34]着重从科学、技术与经济之间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技术创新的概念、本质和特征;^[35]现在极有必要从创新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角度,在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人与人的广阔关系空间中把握技术创新实践的本质、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的研究在我国技术哲学界还几乎未被涉及,但哲学思维总是渴求在最深刻的层次上或最彻底的意义把握技术创新最终的根据、标准和尺度,所以这一论题终究会被提出。在笔者看来,至少要注意深入研究,柏拉图的工匠制作的“摹仿说”思想;亚里士多德的技术制作“四因说”思想;德韶尔的技术制作批判理论;海德格爾的技术活动本体论思想;费恩伯格的技术活动的“工具化理论”等。技术创新认识论研究在我国技术哲学界刚刚起步。在当下愈来愈重视技术认识论研究的氛围中,笔者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把技术创新问题置于技术认识论研究的中心位置”,“技术创新是技术认识论研究的关键环节”。^[36]近些年,技术价值问题是我国技术哲学界研究的重点,但一般性的研究较多,现在必须下功夫下沉到技术创新层面上,反思现代技术创新的价值观及其重塑问题,以促进技术创新的人文化和生态化转向。

【参 考 文 献】

- [1][4] F. Rapp.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fter Twenty Years: A German Perspective[J]. *Techne*, 1995. 1(1-2)
- [2] P. T. Durbin. Advances i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J]. *Techne*, 1995. 1(1-2).
- [3] J. Pitt. The Author replies[J]. *Techne*, 2000. 5(1).
- [5] H. Lenk and G. Ropohl.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s a Focu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Systems Research"[J]. in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979. 2(15-52).
- [6] F. Ferre.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after Twenty Years[J]. *Techne*, 1995. 1(1-2).
- [7] D. Ihd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1975 - 1995 [J]. *Techne*, 1995. 1(1-2).
- [8] C. Mitcham. Note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Meta - Technology [J]. *Techne*, 1995. 1(1-2).
- [9] P. T. Durbin. SPT AT The End of a Quarter Century: What

- Have We Accomplished[J]. *Techne*, 2000.15(2).
- [10][14]陈昌曙. 陈昌曙技术哲学文集[C]. 沈阳:东北大学出版社,2002. 106、107.
- [11][24]陈昌曙. 技术哲学引论[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9. 7、12.
- [12]马丁·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选集[C]. 孙周兴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6. 925.
- [13]冈特·绍伊博尔德. 海德格尔分析新时代的技术[M]. 宋祖良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6 - 13.
- [15]E. 舒尔曼. 科技时代与人类未来[M]. 李小兵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10.
- [16]F. 拉普. 技术和自然科学——方法论研究[A]. 拉普. 技术科学的思维结构[C]. 刘武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130.
- [17]J. 威兹德姆. 需要确证:对 J. 阿加西论文的评论[A]. 拉普. 技术科学的思维结构[C]. 刘武等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 80.
- [18]胡福明.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与邓小平理论的哲学基础[C].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34.
- [19]李伯聪. 工程哲学引论——我造物故我在[M]. 郑州:大象出版社,2002. 36 - 88.
- [20]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1.
- [21]拉普. 技术哲学导论[M]. 刘武等译. 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 2.
- [22]李文阁. 回归现实生活世界:哲学视野的根本置换[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7.
- [23]乔瑞金. 马克思技术哲学纲要[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197.
- [25]H. Achterhuis. *American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C]. 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1. 11、88、124.
- [26][28]P. Kroes ,A. Meijers. Introduction :A Discipline in Search of its Identity[A]. in P. Kroes ,A. Meijers. (eds).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C]. Amsterdam:Elsevier,2000. xviii、xxv.
- [27][32]P. Kroes. Engineering Design and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 in P. Kroes ,A. Meijers. (eds). *The Empirical Turn in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C]. Amsterdam: Elsevier,2000. 27、22.
- [29]T. 普罗克特. 管理创新[M]. 周作宇等译. 北京:中信出版社,1999. 54.
- [30][33]W. E. Bijker ,T. Hughes ,T. Pinch ,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y System: New Directions in the Sociology and History of Technology* [C]. Cambridge: MIT Press ,1987. 17 - 103,83.
- [31] F. Dessauer. Technology in its Proper Sphere [A]. in C. Mitcham ,R. Mackey. (eds).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Readings in the Philosophical Problems of Technology* [C]. New York:Free Press ,1983. 318.
- [34]陈其荣. 技术创新的哲学视野[M].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0(1):14 - 20.
- [35]吴永忠,关士续. 技术创新系统建构观:背景及其涵义[J]. 自然辩证法通讯. 2002(5):32 - 39.
- [36]王大洲,关士续. 走向技术认识论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3(2):87 - 90.

(责任编辑 贺天平)